



永遠的朋友——飛虎隊

抗戰號角響，笕橋忠烈英名揚

五千年來，籠罩中國皇陵、農田與山河的天空，除了飛鳥，只有靜默的白雲。

民國肇建，共和新開。機械的候鳥乘著自由的風，翔集於神州的春天。清帝遜位以迄北伐成功、全國統一，期間局勢動盪、軍閥分立。飛行，作為時代科技的最高結晶，躍為軍閥們爭相炫示追求的目標。黎元洪、張作霖等人相繼接觸飛行。美、俄、法、義等國的鐵鳥在各地築起窩巢。一流的飛行家、夢想者、投機者、飛機製造商，相偕造訪這個新生的國家——中華民國，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。飛行者受到廣大的禮遇與歡迎，他們一展長才，探索古老的天空。鮑德溫(Thomas Scott Baldwin)、巴隆(Louis Vallon)等歐美飛行家，及馮如、厲汝燕、譚根、林福元等華人在全國引發了騷動與歡呼。在日據的臺灣，亦有首位本土飛行員——謝文達獲日本飛行

競賽季軍，於杜立德(Jimmy Doolittle)大捷的二十年前，就駕機以萬張呼籲民族自決的傳單「轟炸」東京，和平抗日，爭取臺灣人的自由。

國父孫中山先生接受了愛國華僑慨捐的兩架艾瑞克(Erick)單翼機。他洞察空中武力的戰略前瞻性，更感於我國幅員遼闊、海岸線長，乃積極籌建空軍。他指出：「飛機是未來戰爭決勝的武器」，又說：「飛機一物，自是大有利行軍」。民國九年，他以「航空救國」的理念具現了第一步：航空局於廣東成立。這是我國空軍建軍編制、組織的開始。

新生的雛鷹隨著政府建軍的步伐，羽翼漸豐。民國十二年，第一架國造飛機「樂士文一號」出廠。民國十七年，陸軍官校稟蔣公之命成立航空隊，民國十八年改組為航空班，為中央航空教育之濫觴。民國二十二年二月，制定空軍官制；同年八月，航空署改隸軍事委員會，統一軍令。二十五年初，航委會遷回南京，空軍擴至

九個大隊，下轄三十一個中隊。三軍中，空軍是最年輕的，其志、其勢卻當仁不讓，欲爭全軍之先，直凌雲霄。

民國二十年，九一八事變爆發。四個月內，東北全面淪陷。民國二十一年，淞滬會戰爆發。期間有美國飛行員，義士蕭德(Robert Shord)為華奮戰犧牲，為中美沙場情誼的先聲。

日本帝國的鐵蹄步步進逼，野心昭然若揭。我政府鑑於近鄰強權對我國的覬覦，遂把握北伐後黃金十年，分秒必爭求取建設。此時，飛行已不僅是神奇的魔術秀。如國父所預言的，飛行於戰事攻守漸據重要地位，戰略、戰術與戰技紛紛推陳出新。我政府自是日夜匪懈，加緊探索藍天。

民國二十一年，中央航空學校成立於杭州笕橋。空軍機械學校、防空學校、空軍軍士學校、空軍幼年學校、空軍參謀學校、空軍通訊學校紛紛設校。中央杭州笕橋飛機製造廠、紹關飛機製造廠、南昌飛機製造廠、各地飛機修理廠也絡繹開工。空地學府機關的相繼成立，凸顯我政府於極有限的資源與技術之下，傳揚國父「航空救國」遺願，戮力實踐黃埔建軍時，國父訓示的：「航空機參加戰鬥序列後……已打破兵艦、潛艇、戰車之

偏枯性能，極控制三界之能事。故欲因應同代國防之需要，非擴充空軍力量不為功」。

同時，政府廣納各國教官襄助建軍。義、俄諸國相繼來華訓練中國飛行員，各式飛機像萬國旗，在天空一字排開。然而，其教學素質良莠不齊，裝備也難以統合。

寬橋中央航校於首席顧問喬約特上校(J. H. Jouett)等美方人員協辦下，汰留紀律嚴明，訓練成效斐然，則是一枝獨秀。爾後抗戰爆發，中央航校遷址昆明、印度等地，改制為空軍軍官學校，迄今落腳岡山，「一飛冲天」校風方興未艾，為我國雛鷹健兒展翼習飛之最重鎮。

日本睹我國建設豐繁，恐侵略之不奏功，遂抓緊時機，炮製爭端。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蘆溝橋事變爆發，在政府「革命已到最後關頭」的號召下，全國軍民爭先奮起抗日，開筆寫下悲壯的八年史詩。

空戰的號角在寬橋上空吹響了。事變一個月後，八月十四日，日本海軍鹿屋航空隊十八架九六式攻擊機進犯寬橋，圖摧毀我建軍基石，動搖我抗戰信心。當時，我國空軍的數量與性能皆遠不如敵。在第四大隊高志航大隊長的領導下，我軍於寬橋上空痛

殲敵軍，以寡擊衆、以弱制強，締造四比零的戰蹟，鹿屋航空隊隊長引咎自盡。究我方之勝因，實是秉「我死則國生」之決心，衝決惡劣的物質窒礙，以高超的戰技與無上的勇氣迎敵所致。此役成為代代我軍健兒心中的最高音。

萬馬齊瘡處，虎鯨翩然來華助

我軍優異的戰績震撼了國際，粉碎了日軍「三月亡華」的迷夢。日軍駭異莫名，窮其資源對付他們原本輕視的我國空軍。於先進的軍火工業支持下，新式戰機源源不絕加入日軍陣容。我國工業基礎不足，無法支應軍需，領空保衛戰逐漸力不從心。民國二十七年五月，徐煥昇上尉率兩架馬丁轟炸機遠征日本，於福岡等城市空投和平傳單，壯舉振奮人心。惟整體戰況已不利於我。日本航空隊配合地面部隊的進逼，逐步奪取沿海的制空權。民國二十八年，日軍於重慶實施了大轟炸，甚至沒有派遣戰鬥機護航，他們的轟炸機如入無人之境，足見當時，我國空軍已無力反抗。此時，陳納德翩然來華，領著一群飛虎健兒，修補破碎的我國天空。

陳納德(Claré L. Chennault)，美國德州人，一八九三年九月三日出生

，承繼了拓荒者堅忍務實的血性。一九一八年，其擔任第四十六戰鬥機隊的副官，公餘戮力習飛，練就一身技術，一九二〇年獲得飛官資格，開啓了翱翔藍天的一生。一九三〇年，保送赴維吉尼亞州藍黎空軍戰術學校學習，後任阿拉巴馬州馬克士威基地的航空兵戰術學校任戰鬥機戰術教官。

陳納德與我國結緣，一般皆從毛邦初將軍的賞識說起。其實，早在民國二十四年，馬克士威基地教官任內，他已應其友郝布魯克(Roy Holbrook)之請，為寬橋中央航校薦選了若干飛行教官與機械專家。同年，他組織了「三人飛行特技小組」(Flying Taps)。正如我們的雷虎特技小組，該小組於美國國家展覽會上大放異彩，屢為美國陸軍航空隊爭光。民國二十五年底，「三人飛行特技小組」於邁阿密、佛羅里達作臨別演出。以毛邦初將軍為領隊的我國代表團對之甚為激賞，與陳納德會了面，邀請陳納德前來我國，一展他天賦的長才。

撫今追昔，陳納德與我國代表團的會面，在在令人感嘆：歷史，是無數的偶然碰撞而成；這一回的偶然，卻像命運的安排，讓壯心不已的暮年烈士重返遼闊的沙場天空，更幫助一

個不久後將承受巨大苦難的國家，於山窮水盡、民困兵疲之際，猶能挽狂瀾於既倒，為軍民吹出一聲聲鼓舞士氣的捷報號角，共同期盼最終的勝利來到。

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，陳納德搭乘道勒海運公司(Dollar Liner)的加菲爾總統號(President Garfield)郵輪，自舊金山出發，取道日本神戶，最終抵達上海。藉此過境日本的機會，陳納德盡顯飛行員及戰略家之本色，暗中觀察該地的情勢；著重於工業區、碼頭、機場與大型建物，拍攝了許多軍事價值珍貴的相片，也由軍火工業的飛速發展，預判戰爭一觸及發。兩個多月後，抗戰就爆發了。

最初，陳納德僅簽下三個月的合約。隨著戰火蔓延、中美空軍的戰略擴張，配上他漸漸滋生的異國情感，他整整待了八年。他在民國二十六至三十年為顧問，三十至三十一年為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(AVG)，也就是「飛虎隊」的指揮官，三十一至三十二年為美國駐華航空特遣隊(CATF)的指揮官，三十二至三十四年膺任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的指揮官。

抗戰爆發的那年，他毅然來華；抗戰結束的那年，他翩然歸鄉。其間，他與我全國軍民同歌同泣，伸援友

誼的手，領導無敵的戰機，澄清我國的藍天。

飛虎隊並非陳納德在我國參與的第一支部隊。他來華之初即受贈兩架T-13教練機，考評我國空軍，獲致了殘酷的結論：帳面上有五百架飛機的國民政府，只有九十一架能起飛戰鬥。不久後，抗戰爆發，他擔任「第十四國際志願隊」的航空技術顧問。該部隊於宋美齡支持下成立，如其名所提示的，海納了美、英、法、荷、德、蘇等國的飛行員；更有日後入選美國空戰英雄名人堂「空軍王牌英雄」的「中國戰鷹」陳瑞鈿，以華裔美籍的身分、勇武超群表現，見證了兩國的友誼。惜有於人力及資源不足，該部隊略顯施展不開。

民國二十九年，國民政府與日本飛機數量為一比五十三，居於絕對劣勢，日本徹底控制了我國的天空。該年十月，陳納德與毛邦初將軍為蔣委員長召見，期望他們赴美購機並募飛行員來華助戰。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兩人取道駝峰，經印度抵達美國，轉達蔣的提議給美國總統聯絡委員會，盼採購六百六十架飛機（戰鬥機五百架、教練機一百五十架、運輸機十架），提供材料興建十四處主要機場、一百二十二處簡易機場，及其他彈藥軍

需；亦提出聘請志願人員助訓中國飛行員的要求。華府起初對此「頗感意外」，並不認同。在陳納德等奔走呼號之下，美國軍政高層終於認識了中國戰區的現況與重要性。

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五日，美國總統羅斯福於參、眾兩院通過的《美國軍火租借法案》簽字，同意中國以租借方式獲取美國軍援。四月十五日，羅斯福總統更簽署了秘密命令，允許美國陸、海軍航空隊人員褪下軍服，馳赴遠東助戰。一切機密地行動起來了。

飛機由寇蒂斯—萊特(Curtiss-Wright)飛機製造公司副總裁布德特·萊特(Burdette Wright)及其中國代表威廉·鮑立(William Pawley)張羅。國民政府買到了英國放棄購買的一百架D-40B型戰鬥機，並於民國三十年分批運抵仰光。

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，國民政府正式行文陳納德，責成其組織美國志願大隊——「致陳納德上校：第一美國志願大隊即日成立。」從此，叱吒遠東天空的虎鯊之夢，風風火火地展開。

飛虎隊，正式名稱為「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」(American Volunteer Group, AVG)，由陳納德擔任大隊指

揮官，下轄三個中隊：「亞當與夏娃」(Adam and Eve)、「熊貓」(Panda Bears)、「地獄天使」(Hell's Angels)。志願人員包括一百名飛行員及一百五十名地勤人員，民國三十年七月由舊金山搭上荷籍客輪傑格芳登號，取道新加坡、馬尼拉，轉乘挪威籍客輪，於八月十五日抵達仰光，共計搭乘七船次。日方揚言不讓該船安抵東方；為此，美海軍派出鹽湖城號、北安普敦號兩艘戰艦護航。不安於承平歲月的戰士們，懷抱各異的憧憬，偽裝成詩人、傳教士、農場主人諸多身分，踏上神秘的征途。

一切都在秘密之下進行。大多數飛虎隊員都沒有飛過P-40戰鬥機，陳納德早有因應之道。落足中國的那一刻起，他不懈地觀察空中的戰鬥；他瞞視昂藏、酷似梟鷹的威儀，出現在南京、武漢等飽經戰火風霜的城市。他觀察敵機種的要害，明白了如何以己之優攻敵之不足。他用簡陋的黑板，傳授珍貴的心法。就像粗糙的鋼鐵煉成銳利的刃鋒，以一當十的飛虎戰士於焉誕生。

真正的「飛虎隊」，也就是「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」，僅僅存在短暫的一年左右。他們不思議的輝煌戰功，卻像燈火一般，照亮了抗戰最陰

暗的歲月，為日本的空優敲起了喪鐘。他們以不超過五十五架可執行任務的飛機，與陳納德訓練出來的七十九位飛行員，創造了至少擊落日機兩百九十九架、可能擊落或擊傷達三百多架的成績。

為何名喚「飛虎隊」呢？眾說紛紜。有人說，是愛國畫家張善子先生聽聞陳納德籌辦志願隊，感動莫名，遂繪贈「群虎圖」，隊名由此而來。也有人說，是宋子文認為志願隊的加入，對我國的抗戰是如虎添翼，故名之。更有人說，是不識鯊魚的百姓，看見了機頭的海中巨獸，認成了老虎，口耳相傳所致。

又，為何這支傳奇部隊，選擇了鯊頭的造形？又是一次的偶然。隊員閒讀雜誌，看見北非德軍為飛機漆上類似的圖騰，起心動念仿效之。出乎意料地，P-40機頭大，繪成反更見傳神，獲致使敵肝膽俱裂的心戰效果。

歷史的種種細節，或許已難於考證。然而，永恆不變的，是飛虎隊凌雲的戰績、兩國的友誼，與自此奠定基礎，無論組織如何流變，都穩健傳承的「飛虎精神」。

駐華特遣隊

珍珠港事變揭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。袖戴黑紗的羅斯福，宣布對日開戰。

太平洋戰爭的爆發，改變了美國的戰略思維，決心提升援華的力度。在宋美齡與陳納德多方奔走下，美國志願大隊化暗為明，編成美國駐華航空特遣隊(China Air Task Force, CATF)，受總部在印度的美國第十航空隊管轄。馳騁蒼穹近一年，世人譽為「規模最小、戰區最廣、後勤保障最難、戰果最輝煌的飛行隊」的飛虎隊自此成為美軍的正式成員。陳納德榮陞准將，派任駐華特遣隊的指揮官。

因為美軍高層的戰略觀念歧異，特遣隊並未獲得美國中國戰區司令史迪威起初承諾的足量人、機、後勤物料，陳納德心中宏大創新的戰略構想因之未克全功，甚至因保修補給青黃不接，面臨不時停飛的窘況。於此蹇困處境中，自艱難而來、在艱難而生、因艱難而榮，傳承了「飛虎精神」的駐華特遣隊，達成各項任務使命：保護往返駝峰的東、南方，及通往中國內陸西南方機場的航線；攻擊和阻礙日軍的水陸運補；提供東南、西南之我陸軍部隊的空中支援。

短短八個月內，美國駐華航空特

遣隊衝決險阻，寫下擊落、炸毀日機一百四十九架、可能擊落八十五架，自損十七架的佳績，比例為一比八點七，延續了飛虎時代的榮光。

第十四航空隊

飛虎騰雲御風起，中美健兒金石誼。攜手同心射紅日，展翼奏功萬萬里。

隨著太平洋戰事的擴大，兼之特遣隊未獲美國軍方高層青睞，遲未擁有足夠資源，陳納德遂於民國三十二年初向羅斯福建言：將其部隊獨立出來，提升層級，成立一個航空隊。

他提出了在那個時代，實在太過新穎，以致為史迪威等人反對的宏大空戰規劃。迥異於裝甲部隊掌權的美軍高層，他認為，以小規模的空軍擊敗日本，在遠東的戰場是可能的。他要求一百五十架戰鬥機、三十架中型轟炸機、十二架重型轟炸機及零組件以使計畫奏功。他於致羅斯福的信件中說：「一、我是一個常勝將軍。二、我從未向中國人說過半句謊話，我亦不隨意許諾，我僅答允力所能及之事。」字裡行間，盡顯英雄情懷。

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十日，駐華航空特遣隊擴編為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，統轄第六十八混合聯隊、第六十

九混合聯隊、第三一二戰鬥機聯隊、勤指部、轟炸機分遣隊、照相及偵照部隊，與「中美齊心放異彩、見證虎鯊兄弟情」的中美混合團，由陳納德膺任少將司令。

第十四航空隊的作戰範圍東至臺灣，西至緬甸，南至中南半島，北至黃河流域，幾近半個中國，聲勢浩大。其於抗戰期間，共計摧毀敵機兩千三百一十五架、橋樑三百五十六座、機動車輛一千兩百二十五輛、火車七百一十二列。其參與的戰役，更有無比成功、日後廣為傳揚的空襲日軍駐新竹基地之役。

距民國二十六年，陳納德來華，已是六個春秋。六年間，他於國人的信任、敵人的震駭中，立下烜赫戰功，從一介退役上尉晉升到指揮千百健兒的將軍。他的才華與際遇，就像他熱愛的中華文化中，《莊子》卷頭的那個故事：「有鳥焉，其名為鵬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絕雲氣，負青天」。

飛虎與鯊嘴的故事方興未艾。一段見證了我國與美方患難情誼的傳奇，正要揭開序幕。

中美混合團

太平洋戰爭後，美軍奔馳於東西

兩大戰場。歐洲為其重心，遠東乃牽制之用。若欲再度擴軍，非憑我國空軍之力不為功。醉心發展航空的蔣中正、宋美齡夫婦，亦認為美軍代訓、助建我國空軍，較史迪威主張的「以美國方式全面改革中國軍隊」友善的多。當時，美軍於印度及美國本土代訓的新一代我軍飛行員漸次學成歸國，若分散各地部隊，難收統合之功。於是，建立一支我國空軍為主、美國空軍為輔的作戰部隊，成為雙方的考量。

中美混合團(Chinese-American Composite Wing, CACW)於編組與訓練基地獲進展後，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一日，成立於印度的喀拉蚩(Karachi，今屬巴基斯坦)，任務代號為充滿東方風情的「蓮花」，下轄三個大隊：第一轟炸大隊下轄第一、二、三、四轟炸中隊；第三戰鬥機大隊下轄第七、八、二十八、三十二戰鬥機中隊；第五戰鬥機大隊下轄第十七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九戰鬥機中隊。中美均設指揮官，中方負責後勤補給，美方負責作戰訓練；中方後改設副司令一人。雙方共同指揮領導，主要任務為支援地面部隊作戰、打擊日軍空中武力，奪取戰區制空權。中美混合團參與的重要戰役，有

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的常德會戰、三十三年一至四月的粵南掃蕩戰、四至七月的中原會戰、六至八月第四次長沙會戰、十至十二月的桂柳會戰、三十四年三至五月的豫西鄂北會戰、四至五月的湘西會戰，戰功彪炳，予敵重大打擊。我空軍更有鄭松亭、李學炎、都凱牧等空戰英雄乘風而起，在抗戰的青史印下一縷縷的丹心。

青天白日耀，情誼寰宇永恆傳

抗戰勝利，日本於美國軍艦「密蘇里號」上簽字投降。何應欽將軍接下了日本降書。八載星霜如電，國人終逢春光。文學家齊邦媛教授於《巨流河》記載了當時好景：「愁苦的大地灌滿了歡樂，人們丟掉平日的拘謹矜持，在街頭互相擁抱，又跳又笑，聲嘶力竭地唱『山川壯麗、國旗飛舞……』這樣的愛國歌，說是萬人空巷還不夠，黃昏不久，盛大的火炬遊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……」

隨著第十四航空隊的改組，陳納德功成身退，光榮歸鄉。八年過去，他躍為名震全球的飛虎將軍。當年，猶是一介少女的齊教授，見證了他的飽受愛戴：「陳納德在重慶的告別儀式幾乎是空前絕後的熱情感人，兩百萬人擠滿了街道和臨街的門窗，他的

座車無法穿過人群，人們手推著他的車子到歡送廣場，全城傷痕累累的房屋上掛滿了各種旗幟，許多繡著飛虎的隊徽。蔣委員長親自授贈中國最高的青天白日大勳章，表示中國人民對他多年血汗相助的感謝，美國政府也在此授與特勳金十字勳章，並掛上第二枚橡樹葉獎章。這一年陳納德五十二歲。正因為他來到了神秘遙遠的中國，脫離了美國正規軍的律令，以近乎江湖闖蕩的個人魅力，聚集了千百個同樣的好漢，用驅逐機的戰術解救了地面上無數苦難的生靈。」

確實如此。古來難遇是知音。陳納德與飛虎隊在中國的傳奇，是一場場千古遇合造就出來的。他與毛邦初相遇故土，復得蔣公夫婦青眼相識，委以救國重任；戰後，更情歸陳香梅女士，好一齣「英雄美人」的佳話。

曹操詩曰：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。」悠悠歷史長河，多少千里馬未能得其伯樂，只能和光同塵，抱憾以終。飛虎健兒能得知音，於遠東的天空揮灑一道道濃重的墨色，立下不減功勳，除了千古一瞬的機緣外，不能忽視的，是「機會爲了有能者而存在」。視死如歸的他們，以超卓的戰技，在淘盡千古人物的歷史大浪中，化爲「江流石不

轉」的砥柱，激起了青史永恆的波濤。

撫今追昔，我們不禁感嘆：四百年來，臺灣，這艘「不沉的航空母艦」，屹立在婆娑的太平洋上、瑤波碧浪之中，無時無刻不承受著凶險萬狀的鯨濤。歷史，是如此發人深省！物換星移幾度秋，當年烽火兵燹地，成爲今天的國防重鎮、精銳甲兵之演武場。變動不居的國際情勢，則使臺灣航向了嶄新的時代。然而，什麼是超越時空、永恆不變的呢？自然是烽火中患難與共、同歌同泣的金石兄弟情。

永懷陳納德與無數的飛虎英雄。他們的身影隨著歷史遠颺；他們永遠絢爛的功蹟，與直上青雲的志氣與決心，卻永烙國人心中。今日的樂利安康，來自昔日的胼手胝足；今日的民主自由，來自昔日的浴血奮戰。中華民國空軍以這段歷史與友情爲傲、爲榮。我們納「飛虎精神」爲信念的骨血，誓於艱險詭譎的國際情勢中，爲國家鑄構可恃戰力，心心念念，爲中華民國生存發展、臺澎金馬福祉發展而戰、而活、而犧牲奉獻。

虎嘯鷹揚，知交情長。拯我生民，青史永翔。

· 林佑軒 ·